

# 瘋狂的榛子

我們所說的一切，不過就是：給和平一個機會。

Hustlen  
Hazel

袁勁梅 著



聯合文叢

590

# 瘋狂的榛子

● 袁勁梅／著

## 瘋狂的榛子

作者／袁勁梅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李進文

主編／陳惠珍

責任編輯／黃榮慶

資深美編／戴榮芝

內文排版／郭于緹

業務部總經理／李文吉

行銷企畫／李嘉嘉

財務部／趙玉瑩 韋秀英

人事行政組／李懷瑩

版權管理／陳惠珍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版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(110)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78號10樓

電話／(02)27666759 轉 5107

傳真／(02)27567914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udngroup.com.tw

印刷廠／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(231)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
電話／(02)29178022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15年5月初版

定價／380元

copyright © 2015 by YUAN, CHIN-MEI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【推薦序】

# 當時他們在殘酷裡愛著

郭正偉

沙從昨天流到今天，是找到了歷史故事；沙從今天流到昨天，是斷不了緣的愛情故事。

——《瘋狂的榛子》袁勁梅

《瘋狂的榛子》的作者袁勁梅，來自中國生活於美國，其2003年獲「聯合文學獎新人獎」中篇首獎作品《忠臣逆子》，是大多數台灣讀者認識此作家的起點。「國與民」是袁勁梅多數創作的要題旨之一；以揉雜中國古典文學式的語言，探索土地跟人之間的移動與靜止，開放、冷靜但飽含情感的故事，是我閱讀其作品時最感興趣的部分。這讓我不自覺投射至袁勁梅身為哲學教授與文學作家的創作養成，是否才讓她得以寫出小說語言幾近冷眼旁觀，角色間碰撞出的情感卻飽滿閃耀的獨特作品？《瘋狂的榛子》便如此。

本書以二戰後出生的年輕一輩為故事直向軸，藉上一輩在二戰、文革等動盪時刻留下的信札、筆記、自白書等橫向式的紀錄，沿今天往昨日前去，緩緩拼出父母親，甚或追溯家族長輩在「國家革命」時的情仇糾葛；作者埋下「浪榛子」的由來之謎為引，讓讀者跟隨喇叭、浪榛子這對好友，回顧我輩這一代幾乎不再提起或反思的戰爭時刻。

當我們談起戰爭，說的多半是多少軍力、多少武器，幾月幾日的里程碑與領導革命之人；袁勁梅有點怪，有血有淚的，她談沙、談人。故事主題上，袁勁梅選擇相較其他文學小說更複雜些的編排：章名點出故事走向，章名下細分篇名；除了延續第三人稱不帶情緒的主述外，也穿插以篇名「沙X：衡陽」、「沙X：浪榛子I」等，援引故事角色所留之信札、筆記等記事，做為當事人的心事體驗，讓故事完整、情感流動。第一章，作者先藉喇叭的丈夫，寧照的畫暗示讀者：這片沙由遠及近，遠處的沙，寧照就用筆畫成一粒一粒小小的「X」，棕黑色，像歷史那邊過來的老故事；近處的沙，寧照就用筆畫成一粒一粒小小的小晶體，發亮的棕紅色。顏色變化有點奇怪，又有點滄桑感。當地連岩石也是棕紅色的。

有趣的是，作者設定讓移居外國的新中國人，思索戰時的中國、革命前的中國、革命後的中國；彷彿他鄉異國又殊途同歸的奇異迷惘。作者在故事裡特別寫到一段，南詩霞面對女兒浪榛子（新一代）對「家國、人民」，兩人想法不同衝突，她說：「妳嚴肅一點。不要嫌妳媽這輩人給你們的世界不好。這個世界至少比舊社會乾淨。舊社會的腐敗有多壞，妳不懂。我革命，能把腐敗革掉了，我就不後悔。我們南家人，從來先國家後自己。」浪榛子不懂，還帶點嘲諷反擊，說實在的，我也不懂，但就是因為這個不懂，我驀然好像了解作者企圖：本來就不可能渴求一個革命後便長治久安的烏托邦。因此，當我們談起戰爭與革命，我們都忘了，最初只是對和平安穩，相互保護的愿望。可以巨大得如宇宙的黑，也能夠渺小得如沙入風，隱匿無蹤。

袁勁梅在「致謝」詞裡說：我本想寫一部單純愛情故事，可是，愛情故事一到中國，就單純不了。我仍將《瘋狂的榛子》當成愛情故事來讀，這部作品能表達的溫柔卻遠遠超過所想。一群人因為動

盪時代散落成沙，懸浮，飄移，沉澱，後來，因為隱隱但密不可分的情感羈絆，逐漸又再連結。

一粒一粒的沙，是我們回顧歷史事件時的感受；是戰時他們在殘酷裡互相愛戀的心事；是槍砲裡有人爆裂有人奔逃的煙塵；是現代人這般疏離卻又緊密相貼地活。一粒一粒的沙也是我們認出彼此的印證。

真奇妙，表情幾近冷淡無情的旁觀語言，袁勁梅藉其純熟的寫作技法，成就一部情感迷人、豐碩，又引人仔細思辨「國與民」、「舊與新」、「愛與不愛」的長篇小說。

## 瘋狂的榛子 Hustlen Hazel

袁勁梅

一粒沙不過就是一塊岩石嗎？就是說，沙，其實不過就是無數粒非常小的石頭。那麼月亮呢，是一塊巨大的岩石嗎？如果我們懂得了岩石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懂得沙和月亮？……如果，我們就這樣一點一點地分析周圍的所有事物，把那些第一眼看上去很不相同的東西，最終放到了一起。我們這樣做的時候，懷著一個希望，就是能夠排除不同，從而，最終更清楚地認識事物。

——Richard P. Feynman (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獲獎者)

我們所說的一切，不過就是：給和平一個機會。

——John Lennon

# 目次

【推薦序】當時他們在殘酷裡愛著

郭正偉

III

## 第一章 喇叭家的《戰事信札》

沙 1：喇叭

02

沙 X：「命運使命」

16

沙 X：衡陽

29

沙 X：長官

45

## 第二章 為了一個平民夢

朋友、丈夫，兒子、狗

53

沙 X：跳傘

69

沙 X：虛無時代之一

82

沙 X：野蠻人

90

沙 X：金頭

98

第三章 浪榛子的「戰爭時代」

沙 2：浪榛子

士風絕唱

「五湖四海」

沙 X：葬禮

沙 X：握手加附錄 1

「小蟲何」

十步之外

第四章 浪榛子的「戰地愛情」

戰地一角

沙 X：浪榛子 I

和平愛情初探

蘋果公式

沙 X：揭發資本家

沙 X：附錄 2-3

第五章 浪榛子的「馬特宏峰」

紅高粱

善全博士插曲

少校沙頓

和平語法見習

沙 X：「馬特宏峰使命」

## 第六章

范醫生與無人知曉的戰爭

沙 3：范醫生

PTSD 家事

沙 X：浪榛子 II

沙 X：卡車

沙 X：黑市

無人知曉的戰爭

壞感覺記錄 1-2

## 第七章

范水的基本訓練

沙 X：孝子基本功

沙 X：牙神丹傳奇

沙 X：范氏英雄史

## 第八章

心理錯位病人

427 421 408

392 384 373 363 345 338 323

311 301 291 278

范家新媳婦

死後戀

浪榛子III隱秘之一

附錄：「新五湖四海」

## 第九章 戚道寬說商場如戰場

沙4：戚道寬

商場兵法

浪榛子III隱秘之二

虛無時代之二

活著、幹著、不抱怨

## 結尾 給和平一個機會

沙5：宋輩新

衡陽小蘋果

## Note (參考書目)

致謝

544

540

531 523

513 500 492 486 4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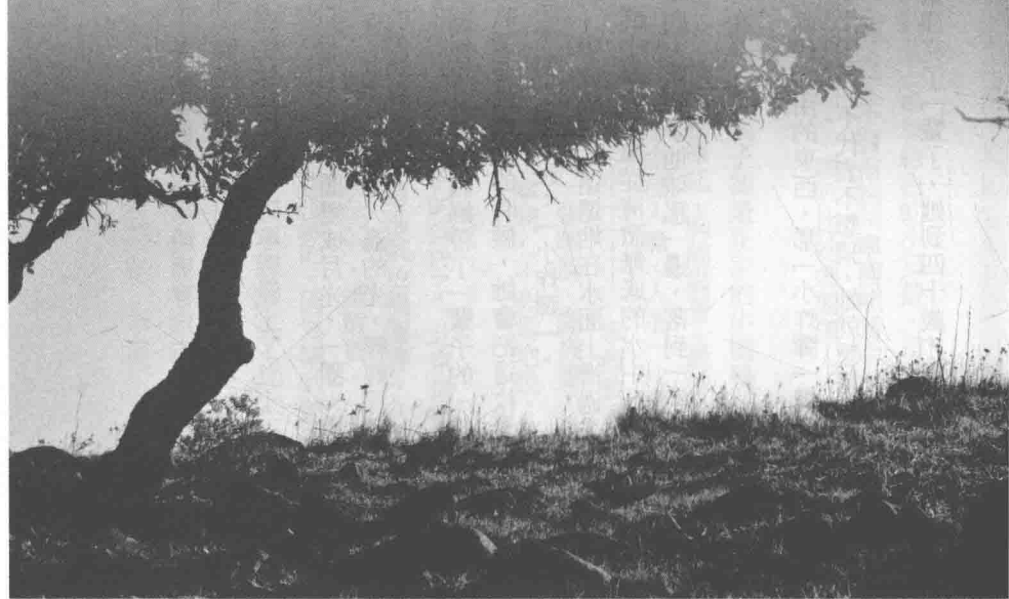
470 460 454 439

# 瘋狂的榛子

我們所說的一切，不過就是：給和平一個機會。

Hustlen  
Hazel

袁勁梅 著



# 第一章 喇叭家的《戰事信札》

## 沙 1：喇叭

世界上的水可以這麼清澈，清澈得像長亭外的鐘聲，一圈一圈散開，一圈一圈變成月光，一圈一圈化為空徹萬古的年輪。清澈得欲說還休，連湖面上吹來的風都清澈得直沁人心，像螢火蟲的光，輕輕掃了一抹詩情畫意到孩童心裡。

喇叭在她媽去世十八年之後，把她媽的骨灰沉在這個清澈的大湖裡了，連同她媽帶了一輩子的一粒青玉。青玉像個小炸彈。一頭尖尖，一頭圓，溫暖浪漫的青色。在喇叭還要她媽抱的時候，她會把這枚青玉抓在手上玩，叫它「小雞蛋」。喇叭媽媽那麼一個溫文爾雅的人，居然對小喇叭說：「小炸彈」。

現在，「小炸彈」扔下湖，空靈和人間煙火全乘著白帆與紅帆，變成故事，遠遠地在水面上滑過去。這個湖叫「安大略湖」，在加拿大和美國邊界上。湖裡冒出一群一群小銀魚，像從清澈無底的水中升起來的氣泡，這讓喇叭產生了一個固執的想像：「小炸彈」一直落向湖底，落到了地球那一邊，落到一座墳堆的腳下。

炸不炸。不知道。隨它去。

她媽的信物自有自己的靈性，跟喇叭脖子上戴的信物不同，是兩代人用的東西。那「小炸彈」裡裝了一肚子炸藥，還是一肚子怨恨，還是一肚子愛情，喇叭猜不出來。猜不出來，不代表不想猜。她就想猜出來，那枚「小炸彈」到底要去炸哪家的墳。

喇叭長到四十歲，才趕上她媽二十歲時的漂亮。她算算：她媽漂亮了一輩子，她到四十歲才漂亮，只

能漂亮半輩子。她把這道算術題跟先生講了。

先生，就是送給她脖子上那個信物的人——藝術家寧照。喇叭戴著一串墨綠色的小貝殼，每個貝殼裡有一粒醬紅色的小木珠。不閃光，不值錢，還不如說戴著一串情調。藝術家不買信物，寧照能看中的信物，只能是他自己做的藝術品。寧照說：「這是妳媽的情調。你最好繼承下來的。」喇叭比她媽要鬧人一百倍。她盯著先生問：「你說，為什麼我媽比我早漂亮二十年？」

先生寧照正在畫一隻鴨子。這是一幅大油畫，寧照畫的是西方油畫，但鴨子卻是正宗的中國鴨子，是那種祖宗一看就能看出「大道之行」，廚子一看就要想殺了吃的胖鴨子。牠翅膀舉起，胸脯挺著。最妙的是，有一圈一圈藍得發亮的水紋，在鴨子胸前灰黑相雜的羽毛下張開，由深到淺，由淺入無，入進一片華爾華茲和王維寫進詩裡的那種湖區或蘆葦：「赤身裸體的小木筏，在與它不可分離的水中」——「寧靜致遠」。這兩句西詩中詞在寧照腦袋裡藤子一樣糾纏在一起，寧照正在境界之中。他在畫一幅暖春。畫幾筆，退後看一看。當喇叭第三次重複她的算術題：「為什麼我媽比我早漂亮二十年？」時，寧照心不在焉地說：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叫『鴨先知』怎麼樣？」

喇叭就叫起來，「又是『鴨先知』？凡上畫上詩的鴨子都成『先知』。凡上桌子的就成了『北京烤鴨』、『荷香鴨』、『鹽水鴨』。人格分裂逼著鴨格也分裂。我說不如叫『鴨頭春』。『清淮曉色鴨頭春』！」

寧照說：「俗。畫要在北美賣，翻譯成英文：Duck-Head's Spring（鴨子頭的春天）。誰敢買。」

喇叭是情感做的，但寧照卻不是她自由戀愛找到的男人。是她媽肯定下來，叫她嫁的。因為喇叭聽話，從小到大都是母親幫她做決定。她就落了個「雞肋，雞肋」。沒談戀愛就結了婚，跟寧照過上了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家庭生活。以後，隨便寧照怎麼處處想著喇叭和小家庭，喇叭總覺得：她只過了家庭生活，沒過上愛情生活。雖然從父母家跳到寧照家，反正她都是被保護對象。被保護自然好，但沒有自由戀愛過。

就像從河這邊一腳跳到河那邊，兩岸也沒什麼大區別，橋上的好風景卻沒看到。喇叭一回頭，一想到「沒過橋」就到了對岸，就覺得：這不虧了呀。書上電影裡描述來描述去，最精彩的生命階段，她就這麼稀里糊塗一跳，跳過去了。所以，一不高興就說：想跟寧照離了重過，哪怕是世界上沒男人了，到最後還得嫁給寧照，那也得先熱熱鬧鬧戀愛一回，才去過小日子。

寧照對喇叭的「愛情缺失」不同情。他認為喇叭生在福中不知福。還說：把他寧照當成最後一個男人，是把他當備用品看，簡直是奇恥大辱，他寧照比大部分男人好多了。寧照理直氣壯地宣佈：「我不會談戀愛，只會過日子。我還沒成藝術大師呢，沒人養著供著，不會過日子，光談戀愛怎麼活？」

現在寧照說喇叭的鴨頭春「俗」，喇叭就又想鬧人了，一鬧人就秋後算賬：「我真不知道我媽怎麼會替我看中你。我敢保證她自己的情人肯定不是你這種麵條臉。」

寧照不理睬，換了支筆，畫湖邊的沙。安大略湖被太陽照耀著，湖邊有棕紅色的沙灘。寧照油畫上的沙也是棕紅色。這片沙由遠及近，遠處的沙，寧照就用筆畫成一粒一粒小小的「X」，棕黑色，像歷史那邊過來的老故事；近處的沙，寧照就用筆畫成一粒一粒小小的晶體，發亮的棕紅色。顏色變化有點奇怪，又有點滄桑感。當地連岩石也是棕紅色的。寧照的油畫在當地賣得好，當地的加拿大人都知道沙灘可以是棕紅色。

寧照以「認真藝術」著名，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前衛現代派。寧照畫的沙，一粒是一粒，他把光線畫在沙上，讓棕紅色的沙灘和藍水一起發亮。他畫著沙，心裡就有好感覺，他對喇叭說：「這就是你，就是我們。你挨著我，我挨著你，比寫情書好。」又用筆屁股指指牆上一幅漫畫肖像：「牆上的那個人不是麵條臉，是政府臉。」

那漫畫肖像，是喇叭爸爸顧希光。老頭子在加拿大前前後後待過兩年，天天在樓上看中文電視，吃飯的時候就給大家上政治課。電視裡看了什麼是記不住，張冠李戴。過去的事情，倒好像還能記得，有時候，會把喇叭當作她媽舒緩叫。寧照不喜歡喇叭爸爸一開口就說：「現在形勢大好，中央有政策……」寧照不

軟不硬地頂過老頭子一次，他說：「形勢，與畫家無關。畫家把自己畫畫好了，把自己人做正了，就行。幹什麼要活得像個蝸牛，走到哪身後背一個大形勢？」老頭子不高興，說加拿大鹽不鹹，糖不甜，沒有中國吃得好。

喇叭是一粒沙。她承認自己很渺小，有時候，她覺得自己渺小得可以化掉。但她恨寧照也把她畫得還不如那肥鴨子大。她看看牆上的漫畫，不知道「政府」怎麼能滲透到人的臉上去。喇叭不喜歡電視裡進進出出的各色官員。他們怎麼都長得「闊面方嘴，箭眉星眼，直鼻方腮。」那是賈雨村呀！曹雪芹用了這三組詞語畫出了賈雨村。

喇叭看《紅樓夢》，也沒當回事看。只看到這一行的時候，突然心裡一跳：原來，這個「知仁知惡，才幹優長」，卻仍然玩權貪酷的賈雨村，就是個「貪官污吏」的種子選手呀。寧照這個混蛋，把賈雨村的基因畫她爸爸臉上去了！喇叭走到書架，拿下《紅樓夢》，翻到這一行關於賈雨村的長相，找寧照算賬。

寧照說：「你不要整天沒事就整我，再整，我臉也成那樣了。」

寧照那張漫畫，畫的是「神」。寧照是學中國畫起步的，會捉「神」。「政府」的「神」怎麼跑到喇叭爸爸臉上去了？顧希光是「顧少爺、顧學長、顧爸爸、顧教授、顧老頭」。從上西南聯大起，喇叭爸爸顧希光一輩子就在學術圈子裡，這個「政府臉」整容術的過程有多長？怎麼發生的，喇叭說不清。但是，那幅漫畫是寧照畫的；如今，寧照又用「筆屁股」點破了「神」。一切都是寧照搞的鬼！喇叭說：「寧照，你這個壞蛋，我就想跟你離。我馬上就買飛機票，明天就到浪棒子家去，不回來了。」

「浪棒子」是喇叭的戰略基地。一跟寧照吵架，喇叭就以轉移到「浪棒子家」相威脅。

寧照聽喇叭說「我就想跟你離」這樣的話，已經聽成習慣，就像聽「明天我上班」這類的話一樣。他知道喇叭明天不會去浪棒子家，也不會跟他離婚。喇叭從來沒有完全從「女兒」的角色上轉到「太太」上來。寧照帶喇叭帶得辛辛苦苦。年輕時還好帶，寧照說什麼，喇叭相信什麼。四十歲一過，喇叭學會造反了。不好帶了。寧照和喇叭結婚時，喇叭媽媽對寧照說：「喇叭全交給你了」。寧照一口答應。這一答應，

是寧照和喇叭媽媽之間的秘密契約。他倆都知道：寧照答應了要像保護女兒一樣保護太太。

明天早上，寧照會把喇叭叫起來，然後送她去保險公司上班。一切就和今天一樣。

第二天，喇叭去保險公司上班。那天，喇叭的印度同事脖子上和手腕上都帶著油光閃閃的金手飾。說是她女兒要結婚了，又說多少親戚要從印度來參加婚禮。從她女兒說到自己的陪嫁，從陪嫁說到她娘家，從娘家說到她外公，她娘家祖上是吠捨種姓，商賈人家，到她外公，孩子太多，大家一分，家境不如從前了……家史一般。

當印度同事興高采烈地說完自己，回過臉來問喇叭：「你祖上是幹什麼的？」喇叭說：「我外公活著的時候開銀行，我爺爺活著的時候在南洋經商，我媽是經濟學教授，我爸是物理學家。印度同事的眼睛都瞪圓了。」她說：「你家很有錢呀？！那你還在我們這個小破公司幹？」

喇叭不置可否。回到家，找出一個本子，從本子裡抽出一張紙。那是她媽去世前寫給她的財務帳。紙上記著她媽留給她的存款，和這些錢的來歷：小舅寄來港幣一萬，幾次講課費共三千，父母工作四十多年省下工資結餘存款一萬七千。大大小小，加在一起共有人民幣三萬多塊錢。她媽十八年前就留給她這麼多錢，沒有一分錢是黑的。

以後好幾天，她都想：是呀，我們家很有錢。錢呢？為什麼祖輩連個糖果也沒給我留下？這才是三代呀。她想起媽媽說過：「錢多，不是好事，要有報應的。」為什麼要有報應，為什麼會有報應，她媽沒說。她媽對喇叭說：「誰能精明過你外公？你外公都守不住家業，你想都不要想『金錢』二字。那是茶毒人心的字兒。所有我們這輩人經過的災亂和邪惡，就到我們這輩人止。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有一小塊安靜的家園，當個平常人，再生個把傻兒傻女。天天高高興興，就行了。」

喇叭就是按她媽的希望活的，天上掉下來什麼，就得什麼。不爭不搶。沒她的份兒，也不傷心。她日子該怎麼過，以前媽媽負責，後來寧照負責。誰知她過到今天，突然會往四下看了。怎麼人們又都跑到「發財」這條路上了？還競爭激烈。都瘋了般地忙掙錢，沒人怕「報應」，也沒人想到「報應」，那「茶毒人